

邵树亭 孙祥栋 著

魁盛号

山西人民出版社

邵树亭 孙祥栋 著

魁盛号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魁盛号/邵树亭, 孙祥栋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203-05717-8

I. 魁... II. ①邵...②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9402 号

魁盛号

著 者: 邵树亭 孙祥栋	网 址: www.sxskeb.com
责任编辑: 杨 文	经 销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达益印刷厂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邮 编: 030012	印 张: 18.25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 410 千字
0351-4922208(综合办)	印 数: 1-3000 册
E-mail: Fxxz@sxske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Web@sxskeb.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Renmshb@sxskeb.com (综合办)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引 子

小时候就经常从大人们那里听到魁盛号的传奇,为采集魁盛号的绝佳风水,我家的祖坟曾选址于魁盛号后院外的阳坡塄地段,加之和魁盛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经意间,便默默地搜集有关素材,听老人们讲述那一段段奇闻乐事。在一次桃河急浪的冲刷中,蓦然回首,见大阳泉的北岭坡处露出飞檐斗兽的魁盛号旧址,是那么雄伟,那么气派,仍在显示着昔日的辉煌。它似乎在问,有谁愿奋笔书写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和一首首悲痛欲绝的历史传奇呢?也不知是魁盛号的故事感人,还是天意使然,我居然突发奇想,下决心要浓墨重笔书写魁盛号。于是便大动干戈,大振其词,洒洒乎,洋洋乎,情到痛处,欢笑之极,写到动情之处,几乎忘乎所以,仿佛我就是郗凤鸣本人一般,亦真亦幻。

魁盛号——一首激昂跨越的抒情诗。诗里倾诉着主人公郗凤鸣冲破家族牢笼、世俗的困惑,不畏艰辛,俯首开拓商贾宏业的坎坷经历。全书讴歌了山西商家百年沧桑,煤铁两行当在太行山悲壮进取的一段往事。非凡的举措,无畏的力创,是一首民族魂的悲壮赞歌。勇往向前,拼搏向上,又是一首驱逐阴霾、展示光明的进军号歌。一句句、一篇篇都浸注着血与火的洗涤,激励着有志者不畏强暴,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信心。

魁盛号——一幅五彩缤纷的绚丽画卷。它用纤细如线的工笔和夸张铺开的大写意,精钩细描,拘谨勾勒,画出一个庞大家族儿女情长、柔情脉脉的重彩缩影,挥洒了人与人、事与事,在国事、家事事都相关的笔锋墨痕,有在池塘昂首怒放的纯正白荷,有在绿荫深处独居一芳的牡丹,也有在大观园里点缀春色而不起眼的铺地绿草。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是一副纠缠生活、历历可观的大型连环画谱。

魁盛号——一曲展示社会大舞台人生小天地的讽刺性戏剧。风花雪月,扬彩吐珠,一幕幕、一折折,起承转合,出将入相,有大喜大悲的谢幕戏,有小歌小诉的调情戏,有声势浩大的气冲霄汉的黄河阵角的威风锣鼓,有泉水叮咚、花前月下的幽情,儿女情长,一声声,一曲曲,或歌或笑或哭或闹,舞台上尽放了各个角色,表演着各种性格,各种脾气的多层次化的喜剧、悲剧和大团圆的晋剧梆子。多少忧伤,多少悲愤,多少感叹,都回潮了往事的烟云,都呼喊昨日的感叹!这戏太长了,百年史话。这戏又太短了,弹指挥间烟消云散。锣鼓声中,徐徐收尾,叹之、感之、舞之、蹈之,光阴之流逝,人生之短暂,为这魁盛号的兴衰而愤然立戏,让人看了,是悲是欢,是喜是怒,不得而知也。

魁盛号——一部人生一世的奋斗史。人生在世应干一番事业,历数那些曾在社会大舞台中的名人志士,哪个不是祸福相倚,功过难测。于是乎,魁盛号——锣鼓琴笛响处愤然登场,喜怒哀乐,皆是文章。戏开处,动若山呼海啸,静若湖光山色,粗若不计小节之痛痒,细若一毫毛发之雕琢,其意之诚,其情之深,其逸之飘,亦为大丈夫所为。尽情观赏,妙歌一曲动情,生旦净末丑,扮谁像谁,拉开帷幕,戏正式开演。听戏人易,做戏人难,上场易,下场难,人生尚且如此,何况戏乎?

著 者

内 容 简 介

明清间	一条街	村大阳泉，	松柏翠	溪水流	偌大家园。
有主人	郝凤鸣	少小孤单，	众上厝	抢银库	姐弟落难。
立雄志	创伟业	挥臂山川，	中秀才	又从商	历经艰难。
学小徒	当孩王	打工要饭，	拜师爷	背口诀	学那神算。
姐弟认	诉过去	乐极而泣，	赠弟银	盼弟兴	骨肉相连。
立志向	成大事	显赫郝家，	购土产	跑塞外	路途漫漫。
姐夫亡	双儿小	凤鸣赠银，	姐拒绝	激励弟	恨铁不钢。
干银行	筹资金	染坊开大，	掷千银	赠孤寡	众口称赞。
发愤强	忍耻辱	卧薪尝胆，	大丈夫	顶天地	堂堂儿男。
煤铁行	发家富	逐遂己愿，	兴学校	开粮仓	救济贫寒。
振商风	立戒规	买卖兴隆，	淡金财	重善举	乡梓称贤。
宽待人	责己严	大将风范，	儒雅风	儿女情	非同一般。
发怒时	拍案起	惊魂失胆，	恨不行	执利刀	刺杀凶奸。
遇喜时	笑眉梢	举杯狂欢，	惹动得	花也开	百鸟争喧。
悲痛时	仰天哭	声声呼喊，	一句句	伤心话	实实可怜。
忽嬉闹	忽咒骂	皆成文章，	忽游山	忽玩水	乐而忘返。
扣人心	惊天地	情节相连，	章回体	奇传闻	互衔连环。
先睹快	页页展	男女相传，	受启迪	共日月	春秋借鉴。
切莫要	自作情	替古担忧，	又何必	找麻烦	夜夜失眠。
读罢那	魁盛号	书香犹存，	成败事	兴衰史	就此开篇。

目 录

第 一 回	刮秋风大厦飘摇夜	深宅院匪抢郝家女	(1)
第 二 回	刚秀才当铺明远志	弱书生赌气离家园	(8)
第 三 回	石门口教学阎王庙	图振兴暗学一掌金	(14)
第 四 回	贺婚礼姐弟巧相遇	大喜夜凤英诉过去	(24)
第 五 回	为家兴弱姐舍金银	盼兴旺小弟初创业	(36)
第 六 回	荆震生大义收吕三	保名节迁至范家岩	(44)
第 七 回	存善心雪夜救举子	修善果天公赐外财	(53)
第 八 回	阎守民内宅赠秘方	时运来书生展鸿图	(60)
第 九 回	赠千金名震太阳泉	魁盛号权归郝凤鸣	(68)
第 十 回	救良庶意外得金银	杀贪官瞒天隐真情	(77)
第十一回	郝凤英报恩回娘家	河底镇铸造炉火旺	(83)
第十二回	喜上喜三家同婚礼	奇女贤一语定乾坤	(89)
第十三回	郝夫人重建魁盛号	骆驼队夜走戈壁地	(93)
第十四回	办煤窑驴马车辆拥	开财源郝家店铺增	(100)
第十五回	郝凤鸣献画进皇宫	西太后听戏赏画卷	(105)
第十六回	三槐堂王炜报恩德	开茶庄吕三遇贤女	(112)
第十七回	兴茶行水路巧经营	郝夫人积德戒杀生	(117)
第十八回	穷少年风雨挑煤炭	黄益臣钱庄创大业	(122)
第十九回	保煤矿不惧巡抚恼	修宅院美名天下传	(127)
第二十回	魁盛号新宅展雄姿	为驱邪乞丐住豪宅	(131)
第二十一回	郝凤鸣仗义解洪危	贾如水缺德贩女弱	(135)
第二十二回	崔师傅引荐凤凰女	派吕三苏州救凤父	(140)
第二十三回	游庭院郝李定终身	逢良辰钟玲露真才	(145)
第二十四回	上元夜灯火第一家	凤凰女巧制罗汉灯	(150)
第二十五回	图金银轿夫起歹意	遇惊险才女不惧危	(156)
第二十六回	干大事奈何灯下黑	暗失财内贼引外鬼	(159)
第二十七回	丧良心怎会发大财	昧心钱岂能长久在	(164)
第二十八回	制洋灯抓机创大利	遇惊险装醉巧躲避	(169)
第二十九回	读明史晋官多厄运	弃仕途从商亦为民	(180)
第三十回	投股金煤矿开新局	续香火凤鸣纳钟玲	(190)
第三十一回	贾如山阳泉操洋行	修铁路巧盖白鸣钟	(194)
第三十二回	运计谋凤鸣保钱财	遇良女泉酒巧为媒	(197)

第三十三回	考乡试书生带白酒	闹考场奇才改新名	(205)
第三十四回	张九章荣归义井村	魁盛号占鳌露绝技	(209)
第三十五回	严家规怒责钟玲女	为郝家迎娶小红玉	(213)
第三十六回	回春堂救人成佳话	杨振麟戏说扇文化	(217)
第三十七回	谢凤鸣中厅唱堂戏	请财神振麟置行头	(229)
第三十八回	扔雪球众夫人逗乐	荆道台云游无影踪	(231)
第三十九回	盼有后钟玲吸鸦片	发雷霆丈夫怒休妻	(234)
第四十回	积善缘大盗退金银	建密室为后藏钱财	(242)
第四十一回	昧良心半夜遭报应	好心人赈灾得民心	(247)
第四十二回	入佛门丹丹念佛经	大限到凤英赴瑶池	(252)
第四十三回	杨振麟新建大戏院	郝富根戏谈人间事	(259)
第四十四回	镶牙馆怒斥日间谍	雪国耻红玉怒杀婿	(261)
第四十五回	冷月悬郝家巨星陨	悼凤鸣魁盛悲歌鸣	(279)
《魁盛号》寿酒歌			(285)
《魁盛号》主题歌			(286)

第一回 刮秋风大厦飘摇夜 深宅院匪抢郝家女

万事皆书稿，百世逞能豪。一腔今古多少话，留做后人笑。
笑也莫横责，责也摸不到。一部传奇总虚浮，戏说魁盛号。

《卜算子》

山西省平定直隶州。

黄沙古道，沙江口畔，通往香客云集、烟火旺盛的禅岩寺的大道旁是商贾字号云集、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的大阳泉村。

在村稍靠东的地方，一座豪门大宅分外显眼。城堡似的大门外一对高大雄伟的石狮端然威立。这不是一般的镇宅之物，这一雌一雄的狮子张着嘴，齧着牙，像是仰天怒吼望月长啸，又像是在向世人炫耀着主家的富有和权势，大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煞气。石狮做工之精巧，其势之刚扬，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对石狮是原先主人在此宅奠基的当儿，就地取材，劈山削石，请京城最著名的能工巧匠，用了三年时间才精雕出来的，每一只狮子足有一万多斤重。任凭岁月流逝风雨侵蚀，寒暑冲刷，它们俨然像吞云衔月的飞龙长蛟，又俨然像深山老林里百兽闻之胆破、百鸟闻之失啼的狮虎异种，稳如泰山，一旦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一跃而起，咆哮着直向不速之客扑去，撕咬他，吃掉他。难怪山庄里的顽童压根就不敢靠近这对石狮。这石狮比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威风多了，这两只凶猛的天兽，尽心尽职地护卫着这阴沉森严的深宅大院。

远远望去，这一巨富人家绝非一般民居，且观那深宅大院，院套院，门连门，数不清这里究竟住着多少人了。

站在对面神峪村的前山上，只能看到紫雾绕山，绿树掩映，树台高峻，庭院清幽，山叠巍峨，怪石奇苑。这里的每一所院落，座座都是户牖自通，千门万户，金碧相辉，琐窗耀目，果然气派非凡。

过路人提着心，吊着胆，衣帽整齐地稍微在大门口徘徊一阵子，就会隐隐约约看到这门庭檐下的对对宫灯中央悬挂着一盏用琉璃制作的特大圆形灯笼，在晶明透亮的玻璃灯上，写着“盛世名卿”四个斗大的红字。

诸位不必好奇，也不必苛问这所方圆几百里闻名的有皇家所派的门庭是属于哪朝哪代，单看那块黑底金字的巨大横匾就会知道这是一座家资丰盈、世代簪缨的祖袭堡垒，三个大字赫然醒目，一下子便跃入你的眼帘：“魁盛号”。

“魁盛号”，这所像宫殿，像天庭，像寺庙，像神堡似的响当当的大字号，尽管是年年如斯，风云不变，还傲目四空地挺立于苍宇之中，可要仔细端详一番，就可看出在这

处处玉栏朱栋、幽房曲宅的宅院屋顶上，长着几尺高的蒿草，还可以看出，这“魁盛号”正在逝去它昔日的辉煌，已到了一个向无能为老而无用的暮岁之年过渡的阶段。

眼前是秋风瑟瑟、落叶纷纷的时节，魁盛号门前那几盏宫灯被风吹得摇摆不定。此时，天已经接近黄昏，除听到远处几声稀落凄凉的蟋蟀声和狗吠之外再无其他声音，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风越刮越大，风声里夹杂着十几里地外桃河水的奔腾声，村里人家都关紧大门，闭紧窗户，有几个刚从庄稼地出来的老农在风中赶路。

古道西风骤起，漫卷枯枝败叶，旷野迷茫，天地黯然，乌鸦盘旋，栖歇聒噪，等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刻，魁盛号里传出一阵阵嬉闹调笑的声音。

魁盛号西上房里，大号洋灯摆在一张小八仙桌上，几个女子正在桌上哗啦哗啦地打着麻将。

魁盛号东厢房里，一个年纪不算很大的老爷正吞云吐雾地猛吸烟膏，丫鬟给他捶着腿……

魁盛号膳食房里，胖大师傅正在案板上剁鱼头，下手们摘葱剥蒜忙得不亦乐乎……

魁盛号下南房，几个阔公子听着堂会。几名晋剧名家唱得正起劲，阔公子不时拿些银元赏给唱戏的戏子……

魁盛号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在东边另一座院落里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景象。正上房里，一个年纪五十岁开外，模样十分精悍、威武的魁盛号大当家郝东寿来回踱着方步，两眼不时看看八仙桌上的几本账簿。桌子上四个精致小菜和荷包鸡蛋面条动都未动。郝东寿紧锁的双眉拧成了一个疙瘩，满脸阴云密布，肩上似有千斤重担在压。他的方步极不稳当，人有大厦将倾之势，不时仰天发出一声接一声的长叹……

离魁盛号大约五里的坟地，荒草杂生，磷火点点，在淡淡的月色中，一只狐狸从墓碑的座底下探头张望。

一切都这么沉静，一切都这么冷寂。

突然，从墓地的一堆玉茭秆旁，出现了几把冷飕飕亮闪闪的大砍刀，这刀锋映着寒星孤月，在墨黑色的夜晚，显得特别刺目。

不知谁在地里悄声问了一下：“大哥，该动手了！”

墓地丛林里站起一个满脸黑森森胡须的大汉，他鹰鼻鹞眼，凶光四射，敞着怀，黑茸茸的胸毛左右分开，手臂上刺着一条黑色蛟龙，这个大汉身裹一色皂衣，束腿紧腰，裤腿里插着三把梭刀飞镖。他便是惯走江湖，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远近闻名，豪商听之丧胆，贪吏听之发抖，连三岁小孩半夜啼哭大人拿他的名字一吓，小孩的哭声便会立即停止，从塞外沙漠地带窜来的青龙会土匪头目史长锁。史长锁悄声和所有的土匪说道：

“再等一等！”

午夜了时，风渐渐停了。土匪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衣裳都被弄得又潮又湿，有的简直不敢直起腰，为躲避官家兵卒的眼睛，他们白天打扮成贩卖布匹的商客，夜晚，也不敢住进客栈旅舍，只好屈身于荒山野岭之中。整整走了个把来月，千里迢迢来到这山

西平定直隶州大阳泉村，以便打开魁盛号的大门去掠金夺财。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就要到嘴的肥肉，岂能丢掉？

突然，史长锁一晃利刀，厉声说道：“弟兄们！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但记住一句话，只许拿钱，不准伤人。谁要不听命令，别怪大爷手中的鬼头刀不认人。出发！”

“呼”的一声，从坟地里奔出十几个土匪，他们个个杀气腾腾，怒目圆睁，跟着王洪一跃而起，摸着山坡的土路，隐蔽行进。

这向导王洪不是外人，是魁盛号所属的一个秤铺的小掌柜。因账管得好、心眼多，最近刚刚被大东家郝东寿调回来当了小管家。他因眼馋魁盛号日进斗金，家财万贯，郝家前大主子一去世，族人分吞，子弟叔侄们过着花天酒地的光景，在张家口办事的时候，酒馆里一时不慎便把魁盛号的来龙去脉说了个一清二楚。说话的不留意，墙外有人听。果然，青龙会的土匪得到消息后，土匪头目史长锁便把王洪绑架起来，王洪只好乖乖当了他们的向导引路。

王洪引这帮土匪沿着大阳泉的村落，左拐右转，轻手轻脚地来到魁盛号门前。

史长锁跟着王洪，绕过石狮把守的大门，穿过一片槐树丛林，就在后门潜伏下来。

后花园一阵狗咬“汪汪汪……”

王洪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包，包里有用毒药熬了的肥肉，他在围墙外这么一扔，就把肥肉扔进院内，狗一见肉，吞口就吃，没有一会儿工夫，两条凶狗便七窍流血，呜呼哀哉了。

史长锁一声令下，土匪们一个接一个搭成人梯进了院里，由王洪领着直奔魁盛号的偏院。

这偏院表面上是一座藏书楼，实际上是魁盛号进出银子的大仓库。史长锁点亮火把，砸开仓库的大门，闯入成箱堆积的金银之库。

看仓库的壮丁一个个目瞪口呆，连大气也不敢吭，眼睁睁看着土匪们打开箱锁，背走了明晃晃的金银元宝。这些壮丁都吓傻了，乖乖地蹲在檐下不敢出声。这时，一个老头突然站起来大声呐喊：“有强盗！快来捉贼呀！……”

这一喊，居然生效，从前院拥来一大帮长工、短工和守宅的兵卒，提着灯，拿着棒，吵吵嚷嚷进了银库的院落。

一个满脸横肉的土匪举起砍刀，朝老头头上恶狠狠地砍去。

“住手！”史长锁厉声说道，“不许动手！”

史长锁站在当院，面对壮丁吼道：“你们听明白了，我就是史长锁，谁不怕死，就吃我一刀！”

史长锁看了看院子里的一棵榆树，照准树身，“嚓”的一刀，榆树被砍为两半。

家丁们立刻作鸟兽散，没有跑掉的急忙放下手中的木棒和灯笼，连呼“饶命”。

史长锁说道：“告诉你们主子，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帮助过很多穷人，修桥补路，开办义学，这一点，关内关外人人皆知。可你们现在，偌大家族没有个主心骨，只知道吃喝玩乐，挥霍祖先留下来的财物，所以我今天借用你们魁盛号些银两，你们听好了？”

“听好了!”

就在仓库内一片混乱之时，西偏房的窗孔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的面庞，他不过三岁，幼稚的脸上却表现出既不惊恐而又非常镇定的样子。

一位三十上下的奶妈连忙把窗帘拉紧，说：“凤鸣，土匪来了，快下来！啊呀，多吓人！”

三岁的郗凤鸣说：“怕什么！我一点也不怕！”

这伙土匪身上背的布袋都鼓囊囊的。

一声呼哨，史长锁一行早已跃出宅门，乘着月色，奔下山坡。

王洪刚走下北岭坡，心一想，不对！刚才南厢房有一个小闺女，虽然这孩子才七八岁，她开了房门，正和我打了个照面，以后要是一眼把我认出来，这还了得？

王洪拉住史长锁的袖子恳求说：“史大哥，你们弟兄们可以取上财宝，远走高飞了。可我上有年老的妈妈，下有妻儿，我倘若回到魁盛号，那个叫凤英的小女孩，要是认出我来，不仅我被抓起，落个里勾外联、引盗入室的罪名，而且你们，你们还能跑出这娘子关地带吗？”

史长锁有些不耐烦起来，问道：“你说该怎么办？”

王洪狠了狠了心：“斩草除根！”

史长锁对准王洪就是一个耳光，骂道：“你背叛主子不说，还忍心杀害你主子的女儿。你蛇蝎心肠，留你有什么用？”

旁边几个土匪眼看就要对王洪动手。

“慢！”史长锁喝住了众人，便说：“看你这模样，也不会说假话。你说，该如何处置这不懂事的女孩？”

王洪说道：“那，我只好把她引出来，抱给农户人家养活，也就是了。”

眼看天已微明，史长锁和几个弟兄又折回魁盛号。

南厢房住着一位老妈子，照管这三岁失去亲娘、去年又失去父亲的孤女郗凤英。也是郗凤英多事，小孩子家深更半夜跟着老妈子出来探问，不小心被王洪看见。王洪做贼心虚，生怕将来被郗凤英认出，丢了自己的性命。史长锁按照王洪的意思，上前敲响了南厢房的门环。

这时，魁盛号里依然是灯笼映照，人声鼎沸。一见蒙面土匪第二次进府，他们一下子又跑了个干干净净。

老妈子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史长锁不由分说，上前从被窝里拉出郗凤英，顺便给她裹了条棉被，抱上就走。

老妈子号啕大哭，“扑通”一声跪在当地，连连叩头：“好汉爷行行好，饶命。这孩子失去双亲孤苦伶仃，就靠我这个老婆子照管，你们要她有什么用啊？”

史长锁哪里能听得进老妈子这些求饶的言语，他早和几个土匪抱着小女孩跃出了后门。

北岭坡下，土匪们用最快的速度各自赶路。

史长锁抱着这个失去双亲、浑身打着哆嗦的小女孩郗凤英。郗凤英睁着大大的眼

睛，显得楚楚可怜。史长锁一时心软，心想：也是我听信这王洪的苦求，才把人家的骨肉又抢在怀里。这么小的女孩，我该如何处理？

在走出娘子关、来到井陘渭南的一个小山村时，史长锁把小女孩悄悄放在一家农户门前，然后又把一锭金元宝放在小女孩怀里，土匪们很快消失在出村路上。

天已大明，魁盛号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好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似的，任凭人们进进出出。

官兵们一个个持枪执刀，走进后院的银库。

老妈子哭天喊地，在众人面前诉说着失去郝凤英的前前后后。

几个老人聚集在一起，长吁短叹。

三岁的郝凤鸣从屋子里跑出来，抬头看了看“魁盛号”的大木匾，然后又跑出街门外。

奶妈也跟着跑出来，连哄带吓：“小祖宗，快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还待在这里看什么？你姐姐凤英不是被坏人抢走了嘛！”

郝凤鸣上前摸了摸门口右边的那个雄性石狮。

郝凤鸣用小拳头狠狠地敲打石狮，吐着不太清楚的乳音说：

“狮子，你不会看门，真该挨打！”

魁盛号大当家郝东寿紧锁双眉的脸上阴云密布。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来来往往寻问金银被盜经过的官兵，看着那些哭天喊地的老弱妇孺，看着幸灾乐祸的围观人群，最终双眼在魁盛号的大横匾上停了下来，整个人竟然像木雕泥塑一般。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郝东寿咬着牙惨淡经营着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魁盛号。虽然日了一天难似一天，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船破了尚有三千钉。”魁盛号除大当家等极个别人忧虑不安之外，其他人仍然还都认为魁盛号家大业大，咋也不会为生计犯愁。一个个依然过着挥金如土、歌舞升平的光景。

一晃十三年过去了。当年三岁的郝凤鸣已长得一表人才，且天赋的智商和才能日渐显露。在学堂读书，其他人根本看不出其有多么努力，然每次在先生测试或帮人代写诉状、家信或村乡考试中均名列前茅，而且每有惊人之举，深受乡亲和族人的高看。郝凤鸣对魁盛号一天难似一天的现状也有所察觉，但郝东寿的不善言辞，虚假地维护着魁盛号表面的富有和繁华，使他觉得魁盛号还是原来的魁盛号，他的任务只是认真读书，考取功名。只是常常想起被抢走的姐姐郝凤英而泪流满面，多少次在梦中梦见找到姐姐，姐弟俩抱头痛哭，然而醒来却都是南柯一梦，自己也常在梦中哭醒。

这样的日子又勉强过了两年。这年年底大年三十，推倒算盘后，郝东寿气得口吐鲜血，整个魁盛号的大小买卖不仅分文没挣，反而亏得一塌糊涂。郝东寿生性憨厚，为让一家人过好年，他压住此事不说，而告诉族人说魁盛号今年经营还可以。“宁说十声富，不说一声穷”的至理名言，使魁盛号这个年过得比往年还好。然而在曲终人散、客走主安的时刻，郝东寿却一言不发，长吁短叹，自己把自己关在正房里，不许别人进入，一

关就是几天，身体变得弱不禁风。大年初五早上，正当夫人、老妈子、小姐们在鸡叫前起来剪纸人打发五穷媳妇之际，突然，从正上房里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紧接着，郗东寿的三房夫人、儿女们鱼贯似的进入其房间，不足三刻的时间，哀哭声一片。郗东寿背着沉重的负担，满怀忧愁撇下他苦苦经营了多年的魁盛号驾鹤西游，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一生的魁盛号，长眠在了郗家祖坟。

郗东寿死了之后，他的几个兄弟轮流经营着岌岌可危的魁盛号，底下的伙计、掌柜也逐渐看出魁盛号的真相，于是，抽头的抽头，虚报开支的虚报开支，少报多领的多领……中饱私囊的现象一天胜似一天。家族中的兄弟、叔叔大爷也趁机多支现金，支不上现金的则卖画的卖画，典当文物的典当文物。轮流坐庄的日子又过了两年之后，魁盛号的大权落在了郗东寿的四弟郗元寿手上。郗元寿貌似忠诚，但骨子里却奸诈无比，长得一副大眼长条脸，找了个孟县下槽的刁奸妇女为妻。郗元寿了解了魁盛号实底之后，不是思谋着如何奋发努力兴旺魁盛号，而是变本加厉为自己及儿女的生存开始了手段更加卑鄙的巧取豪夺，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恶劣，心眼之坏，心眼之毒在郗氏家族中没人可比，即便是对其亲姐弟亦是如此。

一天，郗元寿正在东上房数着近两个月捞下的银票，一架紫檀木算盘打得落地有声。银票核对下来，郗元寿大喜过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累计捞下魁盛号的白银六百五十五两。他喜滋滋地喊着他夫人齐晓英说：

“晓英，你明天无论如何装着你父母有病去趟孟县，把这六百五十五两银票以女儿的名义存在孟县下槽的一分利票号。切记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父母和咱的几个孩子。”

齐晓英面露喜色地回答说：

“当家的，你放心吧！我也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干这事我比狐狸都精明。”说着她又猛地过去搂着郗元寿亲了一口说，“当家的，事我去办，但你还得悄悄给我一百两银子，我攒些防后钱。”

郗元寿一听心中很是不快，正想说些什么，但转念一想，这女人贪得无厌也不是一天了，还是满足她为上策，于是笑眯眯地应承说：“好吧！但只此一回，咱俩分什么你我，留什么防老防后钱，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你张口防后闭口防后，是不是咒我死……”

齐晓英一听郗元寿答应，满心欢喜，娇嗔地说：

“你说到哪里去了。你死了我去哪里弄钱？你可是奴家的捣心锤锤呀。”

这一天，郗元寿正在上房喝茶打坐，其姐姐郗秀花哭哭啼啼地推门进来对他说：

“元寿，你姐夫因赌博和人打架，将人打成重伤，被官府拘押。姐急需白银一百两去上下打点，救你姐夫出来。”说罢又痛哭不止。

“姐姐！”郗元寿两只眼滴溜溜一转说，“你不用过分伤心。这点事小弟再难也会帮忙。好吧，你先打个二百两银子的借条给我，我领了银子后明天你到我家来取。姐，目前咱家不比以往，此事不可声张。”

郗元寿此番话着实感动了其姐。其姐二话没说就给郗元寿打了个二百两银子的借条

交给郝元寿，说：“兄弟，你真没有让姐白疼你一场。多余的话姐就不说了。借条给你，明天下午姐来取银子。”

其姐刚走，郝元寿的小弟郝计寿也慌里慌张地过来气喘吁吁地对他说：

“四哥，你侄儿突然得了伤寒，急需银子救命看病！你看是否提前支取我些银子给孩子看病，年底从我应分红利中扣除。”

“那还用说！”郝元寿态度异常热情地对其弟说，“虽然你我是亲兄弟，但四哥现在执掌魁盛号大权，为避免闲话，亲兄弟也得明算账。这样吧！你先打个二百六十两银子的借据，下午过来取银子如何？”

郝计寿没有想到四哥如此痛快，想都没有多想就给郝元寿打下了二百六十两银子的借据，高兴而去。

下午四时，郝计寿按时到郝元寿家取银子，郝元寿满脸堆笑地说：

“小弟，恰巧库房的银子不够，只给你取了三十两，你先用。等银子回来我给你送去！”

郝计寿给儿子看病心切，也没有多想，拿了这银子便走。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后他再没有拿到一两银子。每次去要，郝元寿都翻脸说银子已给了他，说在纸上说不在纸下，气得个郝计寿差点吐了血。因钱不顺手，致使儿子落下个残疾。郝元寿不仅对其弟这样，对其姐亦是如此，也是仅给了其姐三十两白银。为此，其姐大骂郝元寿三日。其姐弟打借条多出来的银子，不用说，自然又装进了郝元寿的腰包。

然而，作恶行善终有因果报应。试想，郝元寿对其亲姐弟尚且如此，何况别人。这天下午，郝元寿二十六岁的姑娘巧巧突然发病，不到两天时间就离开了人间，其在咽气之前拉着郝元寿的手说：

“爹！你不该那样对待叔叔和姑姑。这是报应啊！你只图一时痛快，只看到钱亲，让女儿不足二十六岁就暴病身亡。爹呀爹，女儿真不想死，不甘心呀……”说罢两眼一闭，撒手而去。

见女儿一咽气，郝元寿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了过去。由于其作恶甚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其二子二女死得仅剩大脑尚不太清楚的一子。特别可惜的是，其二子聪明无比，一表人才，仅三十三岁就无病而亡。其妻齐晓英半身不遂。眼看好端端一家人落了个家破人亡。郝元寿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两天后，交出了魁盛号的大权。

然而，报应还不仅如此，郝元寿交出大权后三个月，一场火灾又把其家产烧去了一多半。所有银票也付之一炬。

正是：丙丁撒火种 焚烧奸诈小人
怒火吐赤焰 作恶循应果报

第二回 刚秀才当铺明远志 弱书生赌气离家园

鹰击苍穹飞闪电，雀无大志栖寄小屋檐。士子攻读农耕田，游荡从来误少年。
跃然勤苦莫怠惰，振臂抱怀经纶有圣贤。沙里澄金金不换，换得清平艳阳天。

《蝶恋花》

在平定州城“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座石碑楼的中间，有“宫墙数仞”的圣庙学宫，红墙侧面，刚张贴好的学子科举榜吸引了众多的父老乡亲。

那些退任了的翰林、进士、举人，以及背着书包的小娃娃，都在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

一乘四人青幔小轿被稳稳当当抬到了圣庙的大门口。

轿帘掀处，一位六十开外的官员走出轿外。他头戴红缨顶帽，身着品蓝缎锦袍官服，手拿一把黑扇，摸着花白的胡须走到黄榜面前，仔细地端详起来。

学子们给这位官员让开一条道，有几个小吏上前给这位官员请安：“学政大人早安！”

学政大人回过头来，上前和几位退任的官员拱手作揖。

一位比学政大人稍老一些的官员笑着说道：“还是学政大人育才有方啊，春风教化，恩滋乡里。咱文献名邦的名声又步步登高。今年考试，全三晋咱又夺了魁首了。”

“哪里，哪里！”学政大人指着周围的学子不紧不慢地说，“啊呀呀，你们平定不愧为科名焜耀、冠盖衡繁之名邦啊。士者纯明而朴茂，疏通而谨恪，少争讼，争礼义，光书院就有什么冠山精舍、吕公书院、石楼书院、秀水书院、崇古书院、名贤书院、高岭书院、槐音书院，还有，还有……”

大伙异口同声地说：“这都是大人你的功绩呀！”

学政大人高声说道：“诸位，今年秀才考试，谁首中第一呢？我要亲自为他书写‘红案’，刊以木版，印以朱红。他还得来州署向宗师‘参谒’跪拜呢。”

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出考取第一的名字：

“郗凤鸣！”

“啊！郗凤鸣？”

“郗凤鸣！”学政大人想了想，“这不是大阳泉的首富魁盛号的后起之秀？”

“正是！”一位老学士滔滔不绝地说道，“说起来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魁盛号被土匪打劫，还抢走了小闺女，迄今也破不了案。光阴似箭，虽说魁盛号已走开下坡路了，但老天爷又给了魁盛号和郗家希望。如这郗凤鸣要是争气的话，说不定还会光宗耀祖，

重振魁盛号，来个商家字号大转弯呢。”

学政大人叹了口气：“唉！大阳泉出了个名震世宇的张石舟。如今这龙脉脊梁骨上，又要出类拔萃了。”

可，郗凤鸣哪里去了？

一伙兵卒拿着大红喜报，敲着锣喊道：“咱们找郗凤鸣去！上大阳泉魁盛号家，贴喜报，悬黄榜，吃几杯酒，讨几两银子去。走啊，快走！”

“当当当！”锣声从近到远。

阳春古楼下，一拐弯就见那下湾处，临近嘉河的一家大铺面正在开业。

这，又是与学风学气大不相同的另外一番景象。

朱漆大门两旁，一字儿排开十几间店铺，店铺门口都挂着用五彩毛纸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吊挂”，写着“财源茂盛”、“朱陶贾风”、“诚金义银”、“招财进宝”之类的套语，一看就知道这是座经商的大买卖家。

爆竹飞进，红光点点。一个精瘦的掌柜家出来躬身向来宾致谢。

在悬挂有斗大金字“当”的招牌下，男女老少，齐集客厅。

客厅博古架上摆满了品种繁多的瓷瓶、瓷罐、铜镜、木雕，还有叫不出名堂的地钟、火盆、香炉、蜡台等等，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殷商时期的九脚金鼎编织古乐钟片和一架特别耀眼的金算盘。这架金算盘足有一人多高，盘架用红楠木精雕，上用象牙围边，镶有四颗蓝宝石，其珠子全是赤金所制，价值连城，观者无不仰目惊叹。

瘦掌柜摘掉老花镜，命小伙计给几十位有头面的人物一一端茶，然后，他自个走向厅子的上首，嘿嘿一笑：“诸君光临敝店，老朽实是一生有幸啊！我这天字第一号州城开的当铺，是扶危济贫、急公好义的一所贤居之地，亦是聚南北精英、集天下风物的一座博物馆。你们瞧，我这大厅内，所陈设的都是些名贵东西，没有价格啊。”他又指了指墙壁上悬挂着的新装裱的字画，说道：“诸位，这些字画都是我从京、津两地以及南方苏杭花大价钱买的。今天一方面敝店开业，恭请大家赏光吃酒，捧场助兴；另一方面我也想当众拍卖，倘有慧眼相识者，定不会空着手回家，这可都是些上乘之物、千金之品啊！”

众人纷纷扬扬，厅内气息沉闷。

突然，有几个学子一齐举目向厅外看去，悄声议论：“瞧！他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此时门帘掀开，一位年约二十开外的学子走了进来，他浓眉大眼，齿白唇红，身材高大魁梧，走起路来四平八稳。

这位学子一进门，便朝着众位宾客拱手致意。

接着，他朝前迈了两步，不紧不慢地说道：“掌柜的，我称呼你老伯好了！”

掌柜的上下打量了这位秀才一番，笑了笑：“你一个念书的学子，有什么事吗？”

那位学子指着几件物品，问道：

“老伯，这些东西除了皇宫、王府之外，还有谁能私藏这些天下少有、举世无双的贵重物件呢？敢问老伯，你是怎样把这些东西弄到手的？”

掌柜一脸不高兴：“笑话！你一个穷书生家，不是去攻读你的子曰诗云孔孟大道，

你懂什么？这是做买卖。我这些东西恐怕你连手也不敢摸啊！”

书生笑了笑：“老伯，你可不要门缝瞧人把人看扁了。不是学生自吹，这些东西我一看就能把它的来龙去脉说个一清二楚。”

“好啊！”掌柜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说，桌上架子上摆着的这块绿色翡翠产于何方？又值多少银两？”

书生一提嗓门，高声说道：“这绿色翡翠产于云南大理，石色青性固，受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盈泽，饱经风霜，历受磨炼，不是人工所能雕制的，乃纯天然所生。至于价格，要是把它雕成玉石观音，端坐于白莲池内，双手合掌诵经，大慈大悲，解救人间苦难，这玉石就有了灵性和悟性，万人恭拜，众目共仰，你说能值多少钱？要把它雕成如意柄把，献到宫里，万岁见喜，还不赏你件黄马褂？要把它雕成几只翡翠镯子，就只能供给那些小姐闺秀太太丫头戴了，你说又能值几个钱？老伯，我说的对不对？”

众人大吃一惊，连连称赞。

掌柜的由气恼到惊叹，冷笑了几声：

“你能说出这两张字画的作者是谁吗？”

学子一一指点：“老伯，这一张画叫《深山白云图》，乃姜筠所绘，他是光绪十七年举人，官礼部主事。他的画笔墨雄厚，刚劲有力。这一张画是林纾所画的北斗洞，巨崖危峰，似有危岩欲下封堵洞口之感。”

掌柜心里对他的确很佩服，可转念一想，你给我介绍了书画的作者笔调，这不是替我当了说客了，我可得感谢感谢你呢。他笑道：

“坐！请坐！请上坐！贵公子一定出身名门望族，学识渊博，后生可畏啊！老朽斗胆冒问，你的尊姓大名，不知……”

“我一弱冠书生，无名小辈，不值得老伯问个究竟！”

“那……好了，你怎么对敝店所展出的古董书画了解得这么清楚呢？想是你对收购买卖古董字画也有所研究。”

书生站了起来，句句金玉，字字珠玑，大声说道：“老伯，贵厅里所展出的物品，上至商周鼎镜，中至唐宋玉石，下至明清字画，我从小都见过、摸过，怎么说不出它们的出处呢？”厅内的人们都感到纳闷，觉得这倒是件奇事。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秘密？

正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书生的脸色由红变白，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十分动情地一拍桌子，朗声说道：“老伯，你这厅内的大小物件，哪件不是我郗家魁盛号的？我郗家虽然家道衰落，这些东西让不肖子孙典当在你这里。但你要相信，郗家的东西终究还要回到郗家。信不信由你！今天我给你报个名号，我就是郗家不成器的子孙郗凤鸣。”

啊！郗凤鸣？这不是刚才在圣庙门前科举榜上应试考取的第一名秀才吗？他怎么来到这地方啦？

“郗凤鸣！学政大人正派人到处找你呢。”

“郗凤鸣！报喜的卒子正敲锣打鼓地给你家去送喜报呢！”